

家乡的味儿

陈嘉妮¹

我的家乡，在祖国大陆最南端的一个小城市里，那里叫湛江吴川。小的时候不懂得家乡的真正含义，就单纯地认为自己生活的周围环境就是家乡的全部。现在想想，家乡，这个既熟悉又特殊的词语，既看不见又摸不着，它活在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人的心中。对于我而言，能让我即刻想起它的，就只有家乡的味儿了。

永远忘不了儿时离家不远的一家小吃店。那是一家门面极小的店，甚至连个招牌都没有，更没有人知道它开了多久，只知道店里的炒粉很好吃，也小有名气，外头的人都称之为“烂镬炒粉”。人们都亲切地唤小店的老板胖叔，久而久之，那家店就被叫做胖叔炒粉了。胖叔是一位和蔼的中年男子，他有着一手炒粉的绝活，这是方圆十里的人都知道的事。

每天早晨，人们都能看到一个场景：一家小店，一辆三轮车，一筐米粉，一只火炉，一只烂边缺口的大铁镬，胖叔就站在铁镬旁起劲地翻炒着米粉，火炉不时地发出“哗哗哗”的响声，一群群小孩、妇女在一旁围上了好几圈，也不时地叫喊着“我要一碟两块钱的炒粉！”“我要两碟！”“我要一块钱的！”……胖叔总是不慌不忙地，一边炒着粉一边应答着：“好，就来！”这个时候，我可能正在赶来小店的路上，听着远处此起彼伏的叫喊声，闻着缓缓飘来的炒粉香，着了魔似的往前奔去。也可能我就挤在叫喊的人群中，一并叫喊着，一边等待着观望着。只见胖叔拿起油壶往大铁镬里浇上一圈，随手抓起一把蒜子一扔，铁镬随即就炸了开来。紧接着胖叔右手执着铲子随意地往镬里一拨，左手伸向筐里抓起一团米粉，一抛，米粉完整无误地落到了铁镬里。趁着一阵又一阵猛火，胖叔执着铲子快速地翻炒了起来，还不时移动着铁镬的方位。突然，胖叔的左手一仰，铁镬一提，镬里的米粉往空中一跳，翻滚了360度，火炉里的火焰一冒三尺高。人们“啊——”的一声，头随着米粉扬起又落下，脸庞都被火光照得红通通、火辣辣。不一会，胖叔又提起酱油壶，熟练地往铁镬中扬洒了一番，铁镬里发出“啪啪啪”的响声，米粉在翻炒中渐渐成了金黄色。最后，胖叔撒上一小撮葱花，一翻再翻，米粉便上了碟。看着这金黄金黄的炒粉，还腾着白热的蒸气，散发着诱人的香味，

¹ 陈嘉妮，女，中山大学新华学院中文系2011级学生。

我顾不上滚烫急忙吃了起来，爽滑香韧的炒粉在口中翻滚，伴着油香蒜香葱香传遍全身，似乎全身的血液都在翻滚着，热乎乎的。

由于经常光顾胖叔的炒粉店，我渐渐和胖叔熟识了起来。记得有一回，在胖叔快要收摊的时候，我忍不住问他：“胖叔，你的铁镬为什么是烂的呀，你没钱买新的吗？”胖叔听了，呵呵地笑了起来，“小姑娘，这你可不懂了，这叫‘烂镬炒粉’，就算铁镬不烂，我也得把它打烂。”“为什么叫‘烂镬炒粉’？”“这个啊，是有一个传说的。”一听到这背后还有故事，我迫不及待地问：“是什么？”胖叔看着我，缓缓说了起来：“相传在明清年间呀，咱们吴川有个庄老汉，他家里穷，不过有着一手磨制炒粉的好手艺，他炒出来的粉味道可好了，大伙都赞不绝口。后来庄老汉得重病啦，在临终前，他叫来他的四个儿子，把自己的炒粉手艺传授给他们，和他们说：‘你们都长大成人了，我没有什么可以留给你们，只有一口炒粉的大铁镬，你们把铁镬打烂一分为四各自谋生吧，记住，只要勤勤恳恳去做这门小生意，就饿不死。’兄弟四个人哭着送走了父亲，就各自担着一筐米粉一片烂镬，走乡串户，勤勤恳恳做买卖，烂镬炒粉就这样出名了。”

从那以后，烂镬炒粉留给我的不仅仅是美味，它背后的故事，也一样深深地打动着。幼小的我，头脑中不知不觉地生出了‘这是我家乡所特有的东西’的意识。

许多年后的今天，我远在他乡。在和母亲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对母亲说，“这个城市的东​​西吃不惯，还是想念家乡的味道。”我忽然想起了儿时记忆里的那家胖叔炒粉店，想起了和蔼的胖叔，想起了那个关于烂镬炒粉的故事，我又说，“我突然好想吃我们家旁边的那家炒粉店的炒粉。”母亲顿了一下，“那家店啊，关了好几年了。不过炒粉总会有的，等你回来，我带你去吃，街边上都是呢。”“好——”

我挂了电话，在街上随意地走着，在转进一条狭窄的小巷的时候，我听到了一个很久以前很熟悉的声音，“哗哗哗”“啪啪啪”，我猛然抬起头，发现小巷的尽头是一间小店，招牌上写着“吴川烂镬炒粉”，一位衣着朴素的中年男子，正用一只缺口烂镬，不停地翻炒着米粉，还不时地发出阵阵诱人香味。我半信半疑地走向那间小店，以为自己在做梦，但在吃下炒粉的那一刻，我激动得快要落泪。就是那一股熟悉的味儿，它不仅是炒粉的美味，更是家乡特有的味儿，它一直在

我的心中，从未远去。

这一股家乡的味儿，唤起多少远在他乡又热爱家乡的心，也正是这一股味儿，让我懂得：这就是我独一无二的可爱家乡。